

「中譯英」在大學生的英文寫作過程中可能發生的五種現象

一、前言

本文所討論的「中譯英」，是指中國學生在寫英文作文的過程中，把「中文」轉譯成「英文」的行為；而不是指把已經成篇的「中文作品」翻譯成「英文作品」。故本文所討論的內容與下列各項議題如「英文作品的好壞」，「英文作品是否有錯誤」等沒有直接關係。本文探討的重點在於透過「有聲思考記錄」(Thinking-aloud protocol) 的分析，確認中國學生在英文寫作的過程中，有五個「場合」會使用到「中譯英」這個行為。以下章節含本研究之理論、研究方法、資料分析及研究討論等項目。

二、理論

由於過去極少人從事這項研究，故相關文件資料幾近於零。有關「英文寫作認知過程」方面的研究較多，但大都只談到一般的認知寫作過程(如郭和曾, 1987)，認知寫作過程與寫作教學的關係(如張, 1992)和母語對第二(外國)語的干預現象(L1-L2 interference)(如Edelsky, 1982; Jones & Tetroe, 1987; Cumming, Rebuffot & Ledwell, 1989; Hall, 1990; Friedlander, 1990)。本文所討論的方向不同於上述各種研究，而是在中國學生寫英文作文的過程中，「中文」轉譯成「英文」的行為。

基於實際需要，實驗者必須先假設英文寫作的過程有一個通行的認知模式，在從這個通行的認知模式中確認「中譯英」的現象會在英文寫作的過程中發生。經過慎重的抉擇後，筆者決定選擇 Hayes 和 Flower (1980; 1983) 所研究而得的英文寫作認知模式。選用此模式的基本理由有三：(一) 本認知模式乃為最完整的理論。其他人雖偶然會提出各項質疑(如 Nisbett and Wilson, 1977)¹，但其成熟度仍然最高；(二) 不知本認知模式是否適用於中國學生寫英文的過程，可藉由本實驗對此項懷疑加以評估；以及(三)「中譯英」的行為可以藉這個認知的模式呈現出來。本文在此討論的重點不在於第一項(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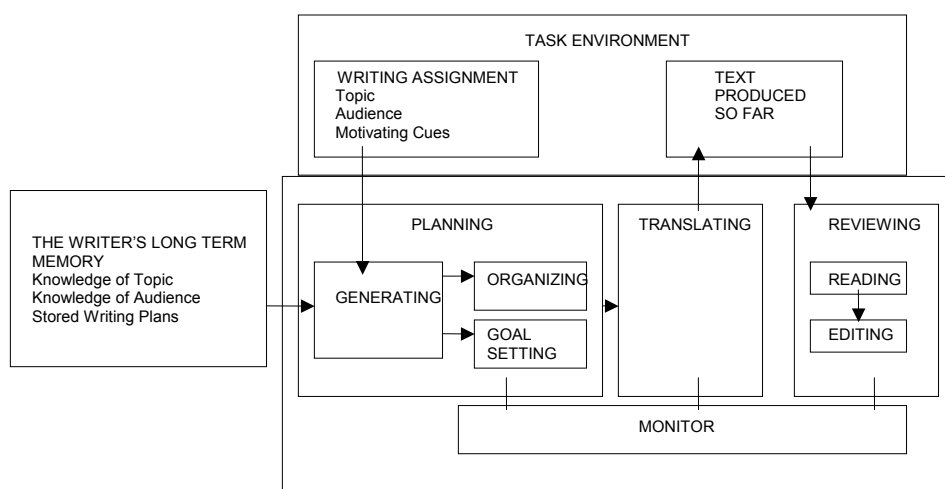
¹ Nisbett and Wilson (1977) 曾提出使用 Thinking aloud protocol 的方式會產生下列的不利情況：(一) 資料不足以代表寫作者的全部思維過程；(二)「有聲思考」可能會影響寫作者的表現。筆者則發現，實驗者對受測者的訪談可以彌補第一項的不足；受測前讓受測者多練習，則可使受測者更自然地表現其寫作過程。

本項可參閱 Hillock, 1986)，而在於第二、三兩項。現就從 Hayes and Flower 的理論模式開始討論。

這套認知模式分成三大項 (看圖表一)：

第一項為「工作環境」(The Task Environment)。舉凡在寫作者身外的一切現象或事務，如寫作的題目 (通常因外在因素而定) 和寫作的對象。

第二項為寫作者的「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此項包含寫作者對「主題」的了解和認知，寫作者的寫作計畫，和在寫作傳統方式及修辭方面的知識。



圖表一：Flower & Hayes (1980) 英文寫作認知模式

第三項為「寫作過程」(Writing Processes)。這一項中又可分成四個部分：

(一) 計畫 (Planning)，(二) 轉碼 (Translating)，(三) 回顧 (Reviewing)，及 (四) 監控 (Monitor) 四個部分。這四部分中，前三個部分所司的功能分別如下：

(一) 計畫 (Planning) 部分包含「內容的產生」(Generating)，「內容整合」(Organizing)，及「目標的設定」(Goal setting)。顯然這一部分包括了主要的「思維」程序。

(二) 轉碼 (Translating) 是指把已經計劃好的內容用「書寫文字」表達出來。Hayes 和 Flower 在此當然指的是用「英文書寫文字」(in written English) 表達出來。

(三) 回顧 (Reviewing) 是指把「計劃完」和「轉碼成文字」的「結果」加以「評估 (Evaluating)」，再決定量否要「修訂」(Editing)。

第四個「監控」(Monitor) 部分其實是獨立於其他三者之外的。換言之，監

控的現象，是指寫作者在任何時候、任何步驟中發現有任何不妥和任何需要評估和修正的現象時，都可通知大腦把寫作過程中的其他三部分作適當的調整。簡言之，「監控」這一部分對整個寫作過程，具有超然的地位，隨時負起「督導」的責任。

根據 Hayes 和 Flower (1981) 的說法，此三個寫作程序的安排因人、因作品的不同而異。有些人一開始就進入「轉碼」(Translating) 階段，而有些人則把大部分時間用於「計畫」(Planning) 的階段。一般說來，一個人從事簡易而熟悉的寫作為時 (如個人短箋)，較常不經過「計畫」(Planning) 而直接進入「轉碼」(Translating) 的過程。相反的，從事轉嚴謹的專文寫作時，可能「構思」(Planning)，「轉碼」(Translating)，和「回顧」(Reviewing) 及各項所包含之各小項都會各佔更多的時間而交織成各種必要的組合。

根據這套寫作認知模式，中國學生從事英文寫作，可能會在下列「地點」產生「中譯英」的行為。

- (一) 把「長期記憶」中的「中文資料」(Chinese Notes) 譯成「英文資料」(English Notes)；
- (二) 把其他外在有關的資料，如題目，讀者的資料，譯成英文；
- (三) 把在計畫 (Planning) 中的中文資料 (Organized Chinese notes) 譯成英文的資料 (Organized English notes)；
- (四) 把具有完整思維的中文敘述 (Chinese propositions) 譯成相同成分的英文敘述 (English propositions)；
- (五) 用中文「評估」(Evaluating) 已經寫成英文的「成品」部分，再決定是否進行「修訂」的程序。

這五個可能發生「中譯英」行為的「地區」，當然需要很多實驗的測試才能論定此項假設是否為真。筆者就本著此項假設，曾經找數位英文系四年級的學生參與這項測試工作²，結果雖然尚不足以形成定論，但實驗過程及發現的一些現象，則對本文提出的假設提供了具體而有根據的證據。

三、研究方法及過程：

參與本研究的受測者雖有四位，但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只談其中一位的受測過程及其部分受測的記錄，和其對筆者所提出之假設所提供的有利結果。這位學生 (女性) 跟大多數的中國學生一樣，受過六年中學的英語教育，再於英文系中就讀了三年六個月。在受測之前，這位受測者先接受了四次 (每

² 此四位學生均就讀於中國文化大學英文系四年。年齡為二十二歲，均為女性。

次兩小時) 的「訓練」，以確實了解「有聲思考」(Thinking aloud) 的方式及過程。在接受第四次訓練時，這位受測者自認為對「有聲思考」已有相當的認識，且能自然地發揮其原有的寫作功力。結果證明除了偶爾需要實驗人員提醒他得隨時說話之外，似乎「有聲思考」並未影響她的寫作過程。

在正式測試時，受測者規定寫的主題是「我的兼職」(My Part-time Job)。規定時間是三十分鐘。整個寫作過程都由攝影機錄下所有的過程。寫完後，受測者還要接受一段不受時間限制的訪問，由實驗人員問一些與他們作文有關的問題。這些問題都與「中譯英」的問題有關，如「妳覺得你在英文寫作的過程中，會用到『中譯英』的行為嗎？」。這些紀錄將與「有聲思考紀錄」(Thinking-aloud protocol) 一起作為分析討論之基本材料。

四、分析研究與討論

在本篇短文中，筆者只就分析討論受測者極短的一部分的「有聲思考記錄」(Thinking aloud protocol)，及一段與其相關的訪談記錄。但在這一小段的記錄加上訪談記錄，即對筆者所提出的假設提供了具體而極有助益的結果。受測者這段「有聲思考記錄」(圖表二) 的第一欄裡，記載著受測者「有聲思考記錄」。第二欄為實驗人員的「提示」部分。第三欄為「實況」及其「肢體語言」的記載，包括手勢，臉部表情等。而其中的第一部分又可詳細分析成表格三的形式。為了讓讀者更明白這短短的十一行記錄所代表的意義，筆者用表格三的第二欄列出受測者用到的寫作程序。而這一部分當然也包含了「中譯英」的行為。

Protocol	Experimenter's Words	Description of situations
1. At last, make a good use of 2. ... 3. 運用... 4. facilities 5. 設備還有公司，你的同事，老闆他們工作上的經驗 6. 這麼長，怎麼濃縮？ 7. make a good use of the facilities 8. and the boss or your colleagues' 9. 專業 10.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 think you will find the part-time job is another treasure. 11. an (Inserted between <i>is</i> and <i>another</i>)	2. Tell us what you are thinking	1. Writing 2. Pause 3. Thinking aloud in Chinese 4. Writing 5. Thinking aloud in Chinese 6. Thinking aloud in Chinese 7. Reading the line 8. Writing 9. Thinking aloud in Chinese 10. Writing 11. Revise in English

圖表二：受測者「有聲思考」之部分記錄

根據表格三的第二欄，我們可以看出受測者在短短的一段文字 (At last, make a good use of the facilities and the boss or your colleague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 think you will find the part-time job is an another treasure.) 中，所經歷的認知過程有下列幾項：

- 評估 (Evaluating) → 「運用」與 facilities 的關係
- 構思 (Generating) → 用中文構思
- 組合 (Organizing) → 用中文組合
- 評估 (Evaluating) → 評估已寫完的部分，看如何接下文
- 轉碼 (Translating) → 把構思的內容轉成書寫文字
- 修訂 (Editing) → 把 an 加在 is 與 another 之間

Protocol	Reflected processes
1. At last, make a good use of	1. Repeating what is being written; reviewing the context
2. ...	2. Evaluating whether “運用” was correctly translated
3. 運用...	
4. facilities	4. Repeating what is being written; reviewing the context
5. 設備還有公司，你的同事，老闆他們工作上的經驗	5. Generating in Chinese
6. 這麼長，怎麼濃縮？	6. Organizing in English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7. make a good use of the facilities	7. Repeating what is being written; reviewing the context
8. and the boss or your colleagues'	8. Part of the new text in English produced
9. 專業	9. Another idea in Chinese retrieved
10.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 think you will find the part-time job is another treasure.	10. Being successful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new text being produced
11. an (Inserted between <i>is</i> and <i>another</i>)	11. Editing by adding an article “an” to the text

圖表三：受測者「有聲思考」之部分記錄分析

而在這些認知過程中，可明顯地看出受測者使用了「中譯英」的行為。其中較明顯的部分，當然是在她「有聲思考的記錄」中，有中英文交雜的部分。其他部分，也可由其運作的模式看出來。根據表格二的資料看來，學生用到「中譯英」時，有三個明顯現象：

- (一) 停頓 (如第 2、3 行)
 - (二) 反問 (如第 6 行)
 - (三) 在「有聲思考的記錄」中英文的自述部分突然出現中文 (如第 9 行)。
- 就這三個現象當中，第一類現象「停頓」顯示的認知過程最難認定。從表面上看，受測者似乎在“make a good use of”，和“facilities”之間有很難處理又

無法詳述的複雜思維過程。實驗者分析時，只能推測其寫作過程可能用到「回顧」(Reviewing)，「構思」(Generating) 和「整合」(Organizing) 的過程，但其更細密或與「中文」交織的關係則無法得知。由於受測者沒用文字說明任何思維過程，實驗者只好於事後補問寫作者寫作當時經歷的過程。在受測者的訪談記錄中，則有著明確而清晰的回憶：

受訪者：這裏我也是考慮很久，第三段最後一個地方 At last, make a good use of the facilities and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the work. 因為我這地方寫到這裏的時候，我就想，用中文想...

實驗者：「用中文想就不通了，就是翻不出來了，是不是？」

受訪者：我就翻不出來到底用什麼樣的寫法比較順，而且到這地方我就在猶豫，那時候，到這裏的時候是一直在用中文想說要怎麼寫，用什麼樣的英文句子才能表達比較詳盡，然後所以就寫的時候就隨便寫一個比較簡單的句子，一個片語，可是後來我在 Revise 的時候，我就覺得文句不是很通順，而且不夠詳細，所以我又改了，但是這裏還是用中文想的，想說要改什麼樣的句子比較通順一點。

...

就是這樣，直接用英文寫的時候就可以一邊寫一邊講，那時候腦子也沒想到其他什麼，就是寫什麼講什麼的樣子，可是碰到這個句子我不知道怎樣表達的時候，我就會用中文想到底怎麼寫比較順，那時候就用中文想想，可是還是想不出正確的方法，就還是隨便寫一個句子好了，那其他的話，其他沒改的部份就直接用英文寫出來了。

...

我就直接這樣子用，碰到那個我不知道如何表達這句的意思的時候，我就想要用中文想說到底要怎麼寫比較正確這樣子。

受測者在接受訪談時，明白地說明了如果寫作的過程中，「直接用英文想，英文寫出來的時候，就可以一邊寫，一邊用英文講出來。」那時候腦子裡想的就是口述出來的東西，沒有其他的干擾。可是碰到「句子不知道如何表達的時候，就會用中文想到底怎樣寫比較順」。

受測者以上的分析，已明顯說明了第一個「停頓」現象有「中文」介入的情形，而第二個現象和第三個現象本身已明顯可以判定「中文」母語的介入。故無需特別的說明。如今需要進一步分析討論的是「中譯英」的行為到底在何時、何發生的。

根據第一個現象「停頓」，可以看出來受測者「中文介入」的時機在於：「回顧」(Reviewing) 中的「評估」(Evaluating)；受測者用中文思考「英文文字」的合理性，再決定是否要重新「再構思」(Generating)，「整合」(Organizing) 及「修訂」(Editing)，中間若有困難，則會有所改變。這裏的困難，指的是 (一) 「中文的資料」(Chinese Notes) 無法轉換成「英文資料」(English Notes) 時，

則會重新再「構思」(Generating)；(二) 中文的有意義字串 (Chinese propositions) 無法翻譯成英文的有意義字串 (English propositions)。不論是哪一種困難,寫作者都得放棄原有的文字而得改寫成新的文字。當然,如果在寫作的過程中,都沒有這方面「表達上」的問題,則不會有「停頓」的現象產生。

第二個現象是「用中文反問」的現象。受測者會用中文反問,就表示「監控」在執行功能時使用的是中文,而非英文。以圖表三所顯示的記錄看來,第六行的敘述明顯地表明寫作者在猶豫應如何把「中文的資料」(Chinese Notes)(第五行)濃縮成英文的資料 (English Notes)。這些資料當然已經從「長期記憶」中抽取而出的(中文)材料,再經過組合 (Organizing) 而成爲中文的資料 (Chinese Notes)。現在寫作者面臨的困難顯然是「如何把這些資料有效地用英文表達出來」。在這同時,寫作者當然也試著把這些「資料」「轉譯」(Translating) 成「英文文句」,而使這些「資料」成爲文章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受測者在這一段短短的文字中,已經在「認知的過程」中,產生了複雜的組合,希望能把自己的思想,用適當的英文文句表達出來。其思維程序可列成下表：

評估 (Evaluating) → (用英文) 構思 (Generating) → (用中文) 構思(Generating) → (用中文) 組合 (Organizing) → (用英文) 轉碼 (Translating) → (用中譯英) 組合 (Organizing) → (用中文) 評估 (Evaluating) → 重新構思或繼續把現有的組合轉碼 (Translating) 成英文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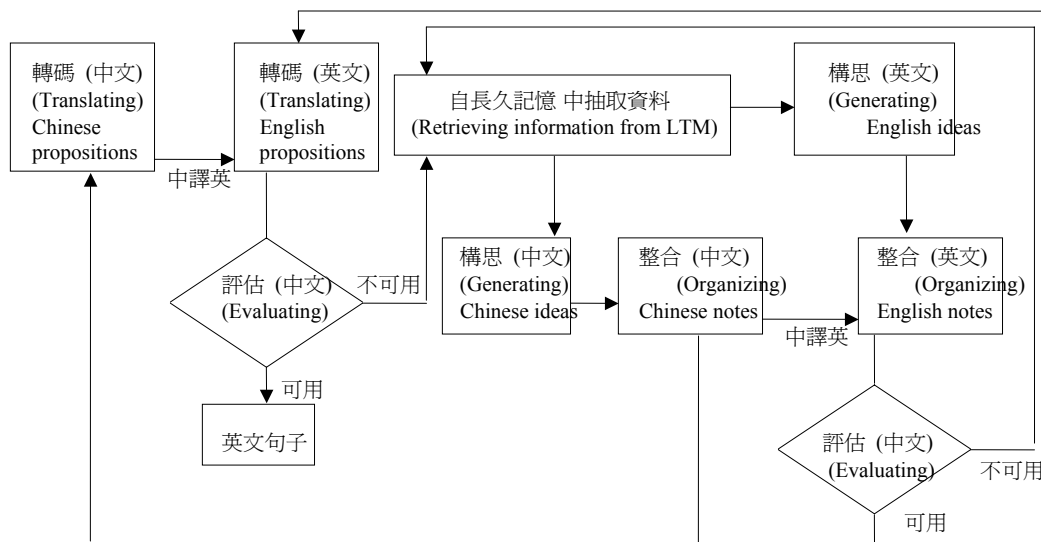
第三現象是在「有聲思考的記錄」中英文的自述部分突然出現「中文詞彙」,表示寫作者在轉碼 (Translating) 過程中面臨「無法表達」的困難,而產生下列的「中譯英」現象：回到中文資料 (Chinese Notes) 再試著把中文資料 (Chinese Notes) 譯成英文資料 (English Notes),再把英文的資料與其他相關資料轉碼成可讀的英文文字。這項工作完成後,再用中文再度評估,再決是否需要修訂 (Editing)。當然,這裡的「中譯英」行爲,也可能是把具有完整思維的中文敘述 (Chinese propositions) 譯成具有完整思維的的英文敘述 (English propositions)。

就圖表三所載的記錄,即可看出筆者在理論部分所提的假設,可以獲得很有利的支持。現就把已討論完的部分,用流程圖表現出來 (見圖表四)。

由此流程圖可看出中國大學生在英文寫作時,的確反應了 Hayes 和 Flower 的寫作認知理論,同時也顯現出數個可能用到「中譯英」行爲的地點：(一) 在計畫 (Planning) 中的中文資料 (Organized Chinese notes) 譯成英文的資料 (Organized English notes)；(二) 把具有完整思維的中文敘述 (Chinese propositions) 譯成相同成分的英

文敘述 (English propositions)；

- (三) 用中文「評估」(Evaluating) 已經寫成英文的「成品」部分，再決定是否進行「修訂」的程序。



圖表四：受側同學的英文寫作流程圖

由於每次「中譯英」的行為出現時，一定要先加以評估，「監控」的功能就一定會出現，也自然會佔據思考空間，這些佔有的思維的空間，也自然會影響寫作者為文的速度。以英文教學者的立場，筆者當然覺得寫作者若無母語 (中文) 的介入，將會使寫作者更能發揮英文的表達力。但由於母語對第二 (外國) 語的干預是無法避免的，這類「中譯英」的行為顯然亦無可避免。本研究若能擴充 (筆者正在進行) 受測者的人數與研究的範圍，相信在未來的研究結果能更深入地探索出「中譯英」的行為對寫作者及其作品的影響，及其避免之道。

- Cumming, A., Rebuffot, J., & Ledwell, M. (1989). Reading and summarizing challenging texts i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s. *Reading and Wri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 7-15.
- Edelsky, C. (1982). Writing in a bilingual program: The relation of L1 and L2 texts. *TESOL Quarterly*, 16, 211-228.
- Friedlander, A. (1990). Composing in English: Effects of a first language on writing i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Barbara Kroll (Ed.),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pp. 109-12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o, S. L. & Zeng, S. D. (1987). Writing as a Cognitive Process: A Protocol Analysis. *Papers from the First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ROC*. 263-280.
- Hall, C. (1990). Managing the complexity of revising across languages. *TESOL Quarterly*, 24, 43-60.
- Hayes, J. R. & Flower, L. S. (1980). Identifying the organization of writing processes. In Lee W. Gregg & Erwin R. Steinberg (Eds.), *Cognitive Process in Writing* (pp. 3-30).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Hayes, J. R. & Flower, L. S. (1983). Uncovering cognitive process in writing: An introduction to protocol analysis. In Peter Mosenthal, L. Tamor & S. A. Walmsley (Eds.), *Research on Writing: Principles and methods* (pp. 206-219). New York: Longman.
- Hillocks, Jr., G. (1986). *Research on Written Compositi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ERIC Clearinghouse on Read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 Jones, S. & Tetroe, J. (1987). Compos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In A. Matsuhashi (Ed.), *Writing in real time: Modelling production processes* (pp. 34-57). Norwood, NJ: Ablex.
- Nisbett, R.E., & Wilson, T.D. (1977). 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 Verbal reports on mental processes. *Psychological Review*, 84, 231-259.
- 張新仁 (1992)：《寫作教學研究》。復文書局